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  
第八十八回 濟顛僧巧除兩劣奴 韓毓英力獲二奸賊

話說四名太監將把張祿、蘇同往宮外押走，只見濟公忙立起奏道：「太后腹饑，由僧人設法，請陛下先將二人赦回。」皇上道：「既承聖僧求情，著發跪在此，再聽發落。」又向濟公道：「就請聖僧趕緊設法才好呢。」濟公道：「遵旨。」忙向空中用手指著畫了兩畫，嘴裡念了一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。作法已畢，只見太后在內說道：「真正佛法無邊，我此時一點不餓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僧人作法，不過接濟燃眉，須要飛速備參粥伺候。」皇上聞說，另行吩咐一名太監，著備參粥不提。濟公又接口問皇上道：「請問蘇同、張祿，現在宮中何項職任？」皇上道：「這兩劣奴，已當首領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僧人愚見，現今太后龍體初安，未便有傷好生之德，蘇同、張祿可否推恩降為散職太監，免其誅戮，實為萬幸。」皇上道：「姑准聖俗所請。」復側身指著二人說道：「滾掉了罷！」二人謝恩退出。看官，濟公收拾蘇同、張祿，並非公報私仇。實因這二人離間皇上母子，奸權太大，所以不傷他命，但叫他降職。職分小了，則權柄不得到手，就行不起奸詐來了。況且散職太監是頂小的太監，由散職到總管，至少要二〇年才升得上去，張、蘇這一降，便一世不得翻身了。濟公此回入宮看病，可算暗暗的去掉兩個內賊。但是張祿、蘇同，以為濟公是公報私仇，忍氣退出。濟公也就叩辭自回滌椅亭，暫且按下不提。話說高見別了金仁鼎，以為韓府不過婦人小子，無甚智識，胡亂用黃綾做了一道諭旨，次日大早，便至金相府。這日金仁鼎因專候高見辦事，並未上朝。一見高見來到，喜不可當，忙叫家人備上早點，兩人對食已畢，高見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此辦理罷。」仁鼎道：「諭旨在那處呢？」高見便由袖中取出一件黃綾封得整整齊齊的諭旨。仁鼎道：「內中怎麼說法的，還當拆開請教請教才好。」高見道：「你又糊塗了，他家不過些婦人小子，還怕他察出破綻嗎？如其他家有這樣本領，這件事你我倒不敢行了。」仁鼎道：「不錯，是我糊塗。但是去的人，用什麼人呢？」高見道：「卻喜我今三〇二，尚沒一根鬍子，人稱我叫婆子嘴，我裝個宦官的太監好不好呢？」仁鼎拍手道：「妙絕，妙絕。」高見又道：「至於你直接出名，就說命御史查抄押逐。」仁鼎沉吟一會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，請問下餘還要幾人呢？」高見道：「下餘就揀四個親信的家人，打扮軍官樣子，這就是了。」仁鼎道：「以外還要人嗎？」高見道：「以外在我看來不要人，只要畜生了。」仁鼎道：「高見到底脾氣不改，無論要緊大事，總要夾點笑話。」高見道：「不是笑話，乃是實情，去的人不是要騎馬的嗎？」仁鼎大笑道：「你這嘴真正要算是天生的。」當下二人嘻嘻哈哈，選擇家人，裝扮一切，直奔韓府。權且丟下不說。

再言韓府黃夫人，這日早間起身，就對女兒毓英說道：「我昨天夜裡得了一兆，說的你祖父、祖母回來了，關照我們有大禍臨門。我實在放心不下。」毓英道：「母親放心，我家現在又沒做官，料想沒甚大禍。若是強盜打劫，不是女兒說句闊話，總還不甚要緊。」母女在此議論，只見毓賢進房稟道：「孩兒早飯已吃過了，到書塾去了。」黃夫人道：「去罷，用心讀書，不要貪玩。」毓賢答應了一聲，向外便走。黃夫人又同毓英說了些閒話，忽見老僕韓受氣喘喘跑進來說道：「稟主母，不知所因何事，外面有聖旨來了。」黃氏便吃了一驚，話言之間，見有一個太監，捧著聖旨，前面四個軍官，後面跟著一位大位官員。此時香案也備不及了，黃氏連忙向聖旨跪下，聽見上面宣讀道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國家治理，務在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。朕

查得原任征金都討已故韓世忠，本為岳黨，漏網未問，理應根徹嚴究，姑念時遷已久，一律從寬。著金副御史丞金仁鼎馳往該王府查抄，及該宅第，一律入宮。其婦女遷徙東海極邊安置，其孫韓毓賢，即送三法司議罪。欽此。

高見讀畢，黃夫人叩首謝恩，直嚇得魂不附體。金仁鼎同高見走至廳前喝道：「汝等婦女，趕緊收拾，隨便穿衣，預備起解。至於韓毓賢從速交出，彼此世宦之家，宜全體面，免得拷問！」黃夫人呆立一旁，聽他說畢，放聲大哭道：「諸位爺們，可憐我韓家世代忠良，爺們諒情曉得，還求照應一點，就是韓氏宗祖，陰冥之中，亦當保與諸位爺長生祿位。」仁鼎方欲開言，只見高見裝著太監的腔調說道：「韓家婆子兒聽清了，萬歲爺還立等咱家兒交旨呢！誰有空兒咱的罪婦太太講說呢？」話言未了，只見老僕韓受，忙跪上前來哭道：「老奴求老爺、宮爺開恩，就把老奴帶去辦罪，請寬饒小主人罷。」金仁鼎罵道：「放屁！」高見從旁就是一腳，罵道：「王八蛋，你這狗命值什麼？」可憐把個韓受踢了一交。仁鼎又喊道：「來人，與我把他家中人皆上起刑具來！」

只見四名差官，一擁而上，將要動手，忽屏風後閃出一位女子。頭束髮嵌珠勒，黑髻垂後，玉環墜肩，兩鬢插了兩枝粉絨花，穿一件白羅裙緊衣，玄色小腳褲，白羅裙高高■起，足蹬一雙淡綠鳳頭鞋，腰繫青鋒劍鞘。時到廳前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著金仁鼎、高見罵道：「何處強賊？敢在本王府來嚇詐？你有多大的本領？」金仁鼎大吃一驚，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反是高見說道：「了不得了，反了反了，小小女子，就敢不遵旨，眾軍官，替咱家兒拿下！」軍官連忙圍上，只見那女子迎上一步，腳一橫掃，四個軍官七倒八跌。其中有一個頂吃苦，將把顆頭朝紫檀桌角上一撞，穿了一個窟洞，鮮血直流。高見、金仁鼎看此情形，皆著慌了，說道：「他不奉聖旨，我們且走，把兵調來，單看他怎樣潑野？」那女復行一穿步，到了天井，但見多少佃戶，皆來擠看。那女道：「相煩諸位，把府門關上，一個都不許走。」那些佃戶，初見他們耀武揚威的，代主人分耽怕，及見得反把來人打倒，一個個也精神抖抖的，聽見吩咐關門，就去了□數個，把大門兵戶關上，又把門凳一拖當門橫擺，一個個朝下一坐，也大聲喊道：「一個都不要放走，單看他們走屋上扒出去罷！」

金仁鼎見得關門，格外駭怕，到底高見是個久慣狐狸，心中雖然作慌，他嘴絲毫不亂，復行走到那女面前說道：「小姐兒不必動怒，咱家兒是替皇上乾的公事，尊府也是個忠孝有名頭的人家兒。咱們反要勸你一勸，不要仗著有點拳棒，那時事鬧大了，就悔之不及了。」那女一聽，又指著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我勸你不必裝腔作勢了，難道你是個宮爺嗎？你不是八年前因人命案件，來求我家爹爹的高見嗎？」高見被他一言點破題眼，曉得有點不妙，手把金仁鼎衣服一扯，嘴往四個家人一歪，其意是預備奪門而走。豈知那女子已經會意，一穿步進前，左手把高見連帽巾帶頭髮一把揪住，右腳一起，把金仁鼎攆倒，順便踏住了他的背脊。此時高見好似掛在釣鉤上的魚，一蹙一蹙的，金仁鼎好似一個烏龜，身子伏下面，動也不動，頭仰著朝上，手兒腳兒一劃一劃的。那女子用右手，又向腰間抽出青鋒寶劍，指著道：「你們究屬何起意？從實說來，本姑娘或者開恩饒你；若有半字虛謊，立叫死於劍下，單看你們何處叫屈？」看官，說了半日，這位女子究屬是誰？這就是韓小姐韓毓英。自從金仁鼎等入內，他立在屏後，就察看破綻。聽得諭旨上既然查抄，還稱王府，料著不應有此不通的上諭；及至走到廳上，看見這位太監，確是幼時看見過的高見扮的，所以全知是假。況且聽得此時皇家已代岳家昭恤，豈有追究同黨之理？韓毓英胸藏韜略，這兩個奸賊雖然狡猾，怎能逃得這位女英雄的見識呢？金仁鼎同高見既被識破，又被抓住，實在無法。未知二人如何出韓王府大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